

“二战”时期犹太人存于瑞士银行的钱
信任账户——为了躲避纳粹
阿丽克丝想找到这个账户的真正主人



[美] 查尔斯·艾平 著

TRUST

犹太账户

随着阿丽克丝不断搜寻有关那个家庭的线索，她也被卷入了一个国际性的谋杀与背叛的关系网中。阿丽克丝的调查每进展一步，她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和那个未知的继承人暴露于危险下。泄露秘密就会面临被人灭口的危险。她该怎么办呢？

全美销量
突破300万册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

全美销量
突破300万册

TRUST

犹太账户

[美] 查尔斯·艾平 著
邱晓亮 刘冠翔 译

◎随着阿丽克丝不断搜寻有关那个家庭的线索◎她也被卷入了一个国际性的谋杀与背叛的关系网中◎阿丽克丝的调查每进展一步◎她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和那个未知的继承人暴露于危险下◎泄露秘密就会面临被人灭口的危险◎她该怎么办呢◎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5167

Trust by Charles Epping

Copyright © 2006 by Charles Epping

Copyright licensed by Kirsten Manges Literary Agency, LL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MODERN EDUCATION PRESS (MEP)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太账户/(美)艾平著;邱晓亮译.—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9.1

书名原文:Trust

ISBN 978-7-80196-835-7

I. 犹… II. ①艾…②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792 号

策 划:李 静

译 者:邱晓亮 刘冠翔

责任编辑:刘小华

封面设计:周方亚

版式设计:张 睿

出版发行:现代教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 504 号 E 座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http://www.chinamep.com.cn>

电 话:(010)64251036

传 真:(010)64253876

印 刷:北京春华腾飞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8.5

字 数:225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96-835-7

定 价:36.00 元

引子

凯勒提·帕雅多瓦车站 布达佩斯

1938年5月21日

“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亲爱的。我毕竟是匈牙利公民，有权过境奥地利，不管它有没有被纳粹占领。”

“各位旅客请注意，东方快车号已经开始请旅客们上车。有去往维也纳、苏黎世、巴塞尔、巴黎的旅客，请到第九站台检票进站。”

阿拉达·科恩在电话亭里透过浓浓的烟雾向外看去，发现贵宾候车室很快变得空无一人。

“我得走了，亲爱的。这已经是第三次——好，我一到那边就给你打电话。”他迅速整理好报纸，“不要担心，我会确保你的财产很安全——咱们的财产安全。”

“各位旅客请注意，东方快车号很快就要发车，请到第九站台检票进站。”

“我真的得走了。替我亲亲伊凡和玛格达。再见。当然，亲爱的，我的衣服很整洁。你两个小时前还见过我，是吧？”

阿拉达掐灭香烟，抓起报纸，提着皮箱，朝车站大厅走去。

当他停下来从行李架上取回帽子时，看了看候车室门左边镀金镜子里的自己，满意地笑了。穿着细条纹套装、戴着真丝滚边的黑色小礼帽、打着深色的领带，他觉得自己看起来很像一个银行家——一个瑞士银行家。

“各位旅客请注意，东方快车号马上就要发车。”



他立刻冲出候车室，没发现自己的衬衫和领带上已经沾上了星星点点的汤水污渍和食物碎屑，这是他在车站餐馆狼吞虎咽的结果。

“最后一次广播，东方快车号马上就要发车。”

当他匆匆忙忙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时，有几页报纸掉到了地上，他懒得停下来去捡。无所谓，所有的新闻都是那一套。不管是当地的《晚报》，还是德语的《劳氏邮报》，或是《新苏黎世报》、《曼彻斯特卫报》，都一样。显然，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吞并只是他“合并”政策的一个序幕。

就在检票员要收回木制台阶时，阿拉达赶到了火车旁。“请出示车票！”检票员朝他伸出手。

阿拉达在所有的口袋里疯狂地翻找。“肯定带在身上的……”，他打开皮夹子，只有几张纸币和纸片掉到地上。当他弯腰去捡时，感觉到了深蓝色的卧铺车厢底部散发的热气——火车已经启动了。

站台的另一端传来了尖锐的哨声。阿拉达抬头怯怯地看了看检票员：“我找不到票了，一小时之前它还在呢。”当他站起来时，检票员发现阿拉达的左胸前口袋露出票的一角。检票员飞速地帮助阿拉达上了火车，然后吹哨。火车立刻开动了。

在自己的隔间里，阿拉达把皮箱放到床上，取出两年前岳父临终时交给他的化妆包。

阿拉达的手指轻轻滑过那柔软的棕色皮面——这是布劳尔皮革厂最好的产品之一。岳父的声音仿佛依然回荡在他耳边，告诉他关于瑞士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他们诚实正直，他们知道如何保守秘密。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置身于战争之外。”

布劳尔先生经常说，正是因为他在“一战”期间将布劳尔家族的钱保存在瑞士，他自己才得以从混乱中存活下来，布劳尔皮革厂才能安然无恙地度过大萧条时期的通货膨胀。现在，轮到阿拉达来保证布劳尔家族财产安全度过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了。

他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一位漂亮的黑发女士走过来。他冲她笑了

笑。那位女士顿了一下，又接着向前走了。阿拉达从隔间里探身出去，看见她走进了隔壁的二等卧铺车厢。一股淡淡的香奈尔3号的味道留在走廊里——这是他最喜欢的香水之一。

他坐在床上，看着窗外，大片的农田从眼前掠过。他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轻轻抚摸那三只小小的钥匙。他想起了布劳尔家族的私人理财师上周从维也纳打来的电话。“我们成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才一个月，”任何时候都能克制自己的理财师悄声说，“他们就已经开始查封犹太人名下的账户。感谢上帝，你们在‘德奥合并’之前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转到瑞士了。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实际上，这是卡塔琳的主意……”

火车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阿拉达探身出窗户，看到过境处飘扬着一面巨大的旗帜。红白旗中央的黑色十字，让他从头顶到脚底一阵透心凉。他坐着，等待着。

他打开护照，盯着第一页上的姓氏：科恩（Kohen）。这是他父亲非常引以为自豪的姓氏。当20世纪初布达佩斯的大多数犹太家庭都更改姓氏的时候，他也没有更改。¹

可能这就是父亲一直只是个低层教授的原因吧。姓氏听起来像德语的犹太家庭，比如布劳尔这样的家庭，已经跻身于社会的上层了。

阿拉达听见了呵斥声。他转过身去，看到三个穿绿色制服的边境检察官正将一名妇女带下火车。她大衣的衬里拖在地上。就是他之前见到的那位穿过车厢走廊的女士。他看见检察官把她推进一个小屋子里，屋子的门上写着“HEGYESHALOM”。显然，匈牙利官方为严防资产流失，逮捕所有试图将贵重物品带出境的人。当他们来到阿拉达的隔间时，只是草草地检查了一下他的东西。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一等车厢的旅客会用更精明的方式将钱和珠宝运出国外，而不会把它们缝在大衣衬里里面。

过了几分钟，纳粹边防检察官来了。“希特勒万岁！”他们向阿拉达敬礼，并让他打开皮箱接受检查。

¹ Kohen 是典型的犹太人姓氏，原意是“真主的祭司”。



其中的一名检察官——一名有浓重奥地利口音的年轻金发男子——让阿拉达出示护照。阿拉达没有说话，把护照递给他，心怦怦乱跳。

他看见那名检察官仔细地查看姓名，然后把护照交给走廊里一个穿黑色制服、戴纳粹袖章的人。那个人仔细地将阿拉达的姓名和地址抄在一个皮面小本子上，然后把护照交还给阿拉达，朝下个隔间走去。

检察官一走，阿拉达就锁上门，在穿越奥地利的这段旅程里再也没有打开。奥地利现在被称为“东方帝国”，是纳粹帝国的一部分。还有多久，同样的命运就会降临在匈牙利头上呢？

阿拉达躺在铺位上，闭上眼睛。他想睡觉，但是在去往阿尔卑斯山脉、去往瑞士边境的一路上，他都根本睡不着。

你本来可以走南边的路线。他告诉自己，尽管那意味着要穿过萨格勒布、德里雅斯特、米兰，然后越过阿尔卑斯山，通过圣哥达隘口到达苏黎世。可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意大利法西斯对一个姓“科恩”的人会友善一些吗？

黎明时分，他拉开窗帘，看见阿尔卑斯山在暗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散发出柔和的橙色光芒。每次看见这些美丽的山峰，他都会被感动。

这些山的山顶上覆盖着白雪，纯洁无瑕，总让他有一种轻盈的感觉，好像它们能将他托举到山顶，远离生活琐事，远离红尘。

在布克斯，纳粹边境检察官搜查得比进入奥地利时更彻底。

他们查看阿拉达所有的东西，连刮胡刀具都没放过。这些检察官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没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就径直离开。

与之相反，瑞士的边境检察官非常客气。瑞士从未禁止携带现金或黄金出入境。他们只是简单地询问阿拉达此行的目的。

“我要去苏黎世会见我的私人理财师。”阿拉达用英语回答。

“欢迎您来到瑞士。”

他们没再多问，就把护照还给了阿拉达。

“请去圣·哥特哈德酒店。”阿拉达乘上一辆等候在火车站外面的锃亮的黑色出租车，“嗯……咱们沿着湖边走好吗？这是一个怡人的早晨，

不是么？”

尽管阿拉达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他在瑞士时总是说英语或法语。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口音会让人误以为他是德国人，这是他要竭力避免的一件事。

他打开别克轿车的车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充满新割干草的清新味道，混合着一丝淡淡的奶牛粪的气味。他探出身去。湖边是绿色的草地，还有一些别墅。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洁净、新鲜；房屋和船只的位置十分完美，简直就是精心设计的玩具。

“你知道那是什么山吗？”阿拉达斜视着在雾气中从湖的那一边渐渐显现的山峰，那山顶上覆盖着白茫茫的积雪。“就在那儿，你看见了吗？”他兴奋地用手指着，“那个，在船的上游。那是铁力士山吗？你觉得它有多高啊？”

“大概 3000 米，我猜。”司机简洁地回答道。他的英语口音很重，跟阿拉达差不多。

“哦，但它应该不止 3000 米。”阿拉达朝前靠了靠，离司机近一点儿，“克拉雷登峰是 3270 米，那座山比它高很多——”

“你都知道，为什么还要问？”司机的眼睛一直盯着马路。

“呃，实际上我不太肯定。”阿拉达坐了回去。“不过，我父亲肯定知道。”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上帝保佑他的在天之灵。”他们的车驶入班霍夫大街。阿拉达观察着在这条苏黎世的主干道上行走的人们。他在布达佩斯的维克大街和维也纳的瑞恩特斯大街上见到的是色彩鲜艳的衣服和时髦的帽子，而在这里，似乎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色衣服。

他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看起来如此不快乐。他们不知道自己能生活在这里有多么幸运吗？

“你对‘德奥合并’有什么看法？”他问司机。

“为什么问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纳粹就在你们的东部边境，你感觉怎样？”

司机耸了耸肩，“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一直在我们的北部边境。”

“是的，不过……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一点儿都不担心吗？”他



回想起边境检察官把他的名字记在皮面小本子里，“纳粹已经开始——”

“奥地利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你没看见他们是怎么敞开怀抱欢迎希特勒到维也纳的吗？鲜花，音乐，纳粹口号。你没看见吗？全民公投结果是100%地支持——”

“实际上，是99.7%。”阿拉达把头伸过他与司机之间的隔板窗口，“但是全民公投是纳粹军队已经进驻奥地利后才举行的，根本不公平。”

司机又耸了耸肩。“法西斯想要占领所有的地方。你能怎么办？”司机把车停在圣·哥特哈德酒店旁的遮阳篷下。一名酒店侍者出来替阿拉达打开车门。

“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占领奥地利了，下一个会是谁呢？”阿拉达问道。

司机刹住车，指着计价器：“9法郎。”

登记入住的时候，阿拉达注意到房租价格比去年冬天低很多。去年冬天，卡塔琳的母亲去世后，他和卡塔琳一起来这里处理布劳尔家族的财产。圣·哥特哈德酒店是苏黎世最好的酒店之一，他订的这个房间只要12瑞士法郎——不到3美元。

午餐更廉价。他只花了8法郎，就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包括三道主菜、肉汤、奶油牛肉配烤土豆，还有甜点萨芭雍。

用过午餐，阿拉达坐在酒店休息大厅里看当地的报纸。他发现阿尔巴影院正在上映珍妮特·麦当娜主演的一部新电影——《毒蜘蛛——马德里间谍》。阿尔巴影院离酒店不远，穿过利马特大街就到了。

他要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才去银行。为什么不去看场电影呢？也许看电影能让他放松一下心情。

可是看完电影，他并没有放松。影片之前播放的新闻短片报道了最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罗马的会晤。看见成千上万的纳粹分子涌入威尼斯广场，高呼“Duce¹! Führer²!”阿拉达惊恐万分。

拥挤的人群和士兵齐步行进穿越罗马城的景象让他的思绪飘离了电

¹ Duce，意大利语，领袖，墨索里尼的头衔。

² Führer，德语，领袖，希特勒的头衔。

影院，飘离了苏黎世这个平静的夜晚。他在想，万一欧洲开始打仗，那将会怎样。卡塔琳，孩子，还有他自己，会怎样呢？

电影结束后，人们平静地鱼贯而出，离开影院。在苏黎世，好像一切都井井有条，尽管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好像要陷入一片混乱。

船在威尼斯停着。它试图向大海中行驶，却又动弹不得，被又粗又长的麻绳紧紧地拴在码头上。船上的人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分惊慌失措。他们四处乱跑，穿上救生衣，到处寻找救生艇。

阿拉达紧紧地抓着女儿的小手。一个年轻的金发水手，看起来像是个纳粹边境检察官，正在拖走他的妻子和儿子。“卡塔琳！伊凡！”阿拉达大叫。他去追他们，却被玛格达拖曳回去。“父亲，父亲！”她喊道，“不要扔下我！”一名孕妇朝他跑过来，尖叫着：“救救我的孩子！求求你！救救你的孩子！”天啊，这就是他在火车上见过的那位妇女！

他惊醒了，吓得浑身是汗。窗外天色还很暗。他瞟了一眼床边的电话。“不要害怕，”他喃喃地对自己说，“只是梦而已。明天早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第二天早晨，情况并未好转。他昏昏沉沉地走在班霍夫大街上，在幽雅的林荫道旁林立的银行里寻找自己的银行。我在这儿干吗？他问自己。我要把所有的钱都存在这里吗？

经过这些建筑时，他辨认着上面的名字：人民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瑞士联合银行，朱利尔斯贝尔银行。

所有这些银行，全都存满了钱。人们来这里存钱，必然有一定的理由，阿拉达告诉自己。瑞士，在动荡的世界中，是一片和平、繁荣的净土。

他在一排浓绿的菩提树后面发现了自己的银行。“Helvetia Bank Zurich（以下简称 HBZ）”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镶嵌在坚固的花岗岩墙面上——有英语、法语和德语三种文字。

他往四周看了看，寻找他的私人理财师，托布勒先生。托布勒说过会在 HBZ 的大门口等他。

鲁道夫·托布勒跟他的父亲一样，从“一战”以前就一直管理着布



劳尔家族在瑞士的所有账户。现在，老托布勒去世了，他的儿子接着主管这些账户。

阿拉达终于看见托布勒了，他站在大门右边的一根柱子旁，身着细条纹的西服套装，脚踏锃亮的黑色皮鞋，头戴真丝滚边的黑色小礼帽，跟阿拉达打扮得差不多。

当托布勒看见阿拉达时，他取出香烟，一句话没说，径直走进了银行。阿拉达想起来，托布勒在遵守瑞士银行界的重要规矩之一：不能在公共场合认出客户。1935年，《瑞士联邦银行法令》的第47条第二款规定，向任何人泄露任何瑞士银行的任何客户的姓名，都是犯罪行为。

在穿过银行前门时，阿拉达注意到，门楣上刻着两个光屁股的小天使，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所有的人，保护着这个瑞士最重要的私人银行的客户们。

托布勒站在长长的大理石走廊另一端的电梯前。他的右边，有很多人在黄金交易柜台前排着队。阿拉达在心里猜他们是买入还是卖出。可能是买吧。这年头，只有黄金不会贬值了。债券不行，期货不行，股票更不行。

阿拉达跟着托布勒走进木制电梯。托布勒还是没跟他打招呼。托布勒一言不发，按了二层——按钮上写着“私人客户”。直到电梯门关上，托布勒才伸出手说：“又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科恩先生。”他握住阿拉达的手温暖而又坚定。

他问：“路上还顺利吧？”

“这是我第一次穿过纳粹的领地。对于一个有着明显犹太名字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恐怖的经历。”

“怎么了，他们找你的麻烦了吗？”

“没有，没找……我的麻烦。”阿拉达想起在赫根哈伦被边境检察官拖走的那个女人，“感谢上帝。卡塔琳很有远见，在我来之前先把值钱的东西运过来了。东西都到了吗？”

托布勒点点头说：“三只箱子，对吗？”

阿拉达点点头。

“在楼下呢，暂时放在银行的地下临时储藏室里，等你来了再确定把它们放在哪儿。”

“太好了。”

“但它们不能在那儿搁太久。咱们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就得去租一个保险箱。”

“好。”阿拉达在口袋里摸索着。“我这儿有钥匙——”

“不着急。”托布勒拍拍阿拉达的肩膀，“咱们等一会儿再弄那个，现在首要的事情是，要去开一个新的账户。”

电梯停了，门打开后，他们来到一个镶嵌着木制装饰的大屋子。

门卫示意他们坐在屋子角落的一排皮质椅子上等候。靠院子内侧的墙上开着一排高大的窗户。阳光透过这些窗户洒在屋子里。

阿拉达注意到临街的墙上一扇窗户都没有。

他们坐定后，托布勒取出两支烟，递给阿拉达一支。“您的夫人还好吗？”他问。

“不怎么样。德奥合并后，匈牙利法西斯分子让所有叫犹太名字的人都过得非常艰难。现在纳粹分子离我们这么近，让日子更加难过。”

“别忘了，”托布勒替阿拉达点着烟，说，“他们也在我们的边境线上。”

“是的，不过你们国家保持中立，没有关系的。”

“确实是这样。”托布勒点着自己的烟，舒服地往后靠了靠，说，“孩子们怎么样？叫玛格达，还有伊凡，对吧？”

“是的。”阿拉达猛吸了几口烟。“伊凡现在都跟我一样高了。该上大学了——如果不被拒绝的话。”他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玛格达只有十岁，是个活泼调皮的小家伙。她还小，丝毫没有察觉到将要来临的灾难。”

一名侍者从侧门进来，用银盘托着两杯水和两杯咖啡。他安静地为阿拉达和托布勒服务，随后离开，小心地关上门。

阿拉达喝了一口水，说：“恐怕用不了多久，匈牙利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第三帝国吞并。这正是我这次来瑞士的原因。我们得保证



我们的财产安然无恙。我们想把所有的财产放在一个新的账户名下，一个别人无从知晓的账户，连布达佩斯那边的秘书和会计都不知道。”

他的身体向前倾。“只有你、我和卡塔琳知道。”

“银行也知道。”托布勒喝了口水。

“当然。”阿拉达点点头，“我希望这是一个秘密账户。所以没人知道钱去哪儿了。”

“好主意。”他顿了一下，“但银行还是知道你的姓名和住址。”

“没关系。法律规定瑞士银行要替客户保守秘密，不是吗？”

“是的。”托布勒谨慎地环顾四周，“如果你指的是瑞士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这儿除了瑞士法律还能有什么法律呢？”

“万一……”托布勒开始看他的文件，“我的意思是说，万一瑞士也被……”

“那怎么可能？瑞士几百年来都是中立国。”阿拉达瞪着托布勒，“上一次世界大战中瑞士毫发无伤。为什么这一次会不一样呢？”

托布勒抬头看看他，说：“谁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们会干出什么事呢。”

“但瑞士绝不可能让德国军队开进来，不管怎样，这里不是奥地利。”托布勒点点头。“我们已经在所有的隘口都布下了地雷。我们已经承诺，万一发生战争，会跟各方都合作。这是中立的一种表现。”

“但是，”他看着阿拉达的眼睛，说，“你想象不出纳粹分子要干什么。别忘了他们要建立一个千年帝国，德意志帝国。”他顿了一下，接着说，“现在他们已经吞并了奥地利，你觉得谁会是下一个？苏台德？然后呢？有多少说德语的国家？”他又喝了一口水。

“可能你说的对。”阿拉达坐回去，回想起昨晚的梦，想起了那个纳粹士兵，想起了与家人失散的感觉。“但还有什么地方能让我存钱呢，我不能拿回布达佩斯，也不能拿到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或是伦敦？它们更是纳粹的攻击对象，是吧？”

托布勒把手搭在阿拉达的肩上，说：“对不起，我吓着你了。我相

信其实没事的。”他站起来，“我去看看咱们要见的那个银行家被什么给耽搁住了。”

“别，等一会儿！”阿拉达拉住他，让他坐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们的钱绝对不会落入希特勒手中？”

托布勒深吸一口气，说：“我有几个客户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们都是犹太名字的客户。”

“什么方式？”

“他们开的是信托账户。这些账户跟瑞士银行的其他账户没什么区别，只是，”托布勒压低声音，“这些账户是用其他人的名字开的——非犹太人的名字。这样的话，万一希特勒……”

阿拉达等着他说完，但他却没有再说下去。

“但假如纳粹真的控制了瑞士，他们就会像现在在奥地利所做的那样，强迫银行交出所有的犹太人账户信息。谁又能制止得了呢？”

“因为连银行也不知道这些信息。”托布勒身体前倾，靠近阿拉达。他把手搭在阿拉达肩上，说：“信托账户的意思就是说，银行也不知道这些账户的真正所有者。我们不会告诉银行这是信托账户。”

“但是……”阿拉达瞥了一眼门卫，发现他正坐在桌前认真地看报纸。“但是如果我真的开了一个信托账户……如果连银行的人都不知道……如果根本没人知道我才是真正的所有者……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托布勒长长地吐了一口烟，说：“所以你需要选择一个你信任的人。而且，他不能叫犹太人的名字。”

“卡塔琳的父亲的名字听起来不像犹太人的名字。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布劳尔的名字来开这个账户呢？”

“你认为他们不知道布劳尔是犹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布劳尔家族就在德国做生意了，纳粹分子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不是雅利安语系的名字。”

托布勒又吐了一口烟雾，把剩下的香烟小心地放在银制烟灰缸里。“你不用非得选择我。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人，律师或是银行家，都没



问题。如果你觉得你更信任——”

“你知道，在瑞士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而且我向布劳尔先生保证过，我会让你和你的父亲来继续管理布劳尔家族在瑞士的存款。只是——”有一缕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阿拉达的眼睛，他把它向后拢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

“好吧。”托布勒站起来。“那就按照你原来的要求，开一个普通账户好了。”他好像有点儿生气，“但是你得记住，虽然是我替你管理在瑞士的账户，但银行也有名义上的负责人，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账户主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果我们开一个信托账户的话，他们就只知道你的姓名和地址。”

托布勒点点头，“从礼节上来说，如果开了信托账户，我们应该告诉银行。但这不是必须的。法律并没有规定。”他低头盯着阿拉达。“你看着办吧，科恩先生，但你必须在咱们见到银行家之前想好。”他看着会客室另一头那扇厚重的木门。“告诉他这账户属于谁之后，你就不能再改了。告诉我你想怎么办吧。”

阿拉达缓缓地摇摇头，说：“我真的不知道，作这样的决定太难了。”

“那，咱们可以先把你的贵重物品放到楼下的保险箱里去。这样你就有时间再好好想想。”

“只是……我怎么能把我所有的钱，我妻子整个家族的钱，都交给别人呢？”阿拉达低下头，盯着从东方舶来的地毯上那复杂的纹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去看看，银行那边能不能推迟与我们的会面。”

托布勒离开后，阿拉达仍然盯着地毯。

我错不起，他告诉自己。现在不能出错，在这个战争马上到来的时候。

他的视线锁在地毯边缘的一个小图案上。那看起来很像是纳粹用的十字标记。他终于想起来，这是印度一个很普通的符号。但在瑞士的中心地带看见他最憎恨的纳粹标记，让他很不舒服。

突然，托布勒那锃亮的鞋出现在那个图案旁边。“你下定决心了吗？”他平静地问道。

阿拉达抬起头，慢慢地摇了摇。

“那咱们下楼去把你的东西先放进保险箱里吧。”他帮阿拉达站起来，带他到门卫的桌前。“但你必须在离开银行之前作出决定。因为每个保险箱都是与账户绑定的。”说完，托布勒转过身去，开始跟门卫交谈，他们讲的是瑞士德语。

他看起来很自信，很平静，阿拉达心想，对他来说一切都非常简单。当然了，因为他是瑞士公民，有着一个雅利安语系的好听的名字。

HBZ的地下室又闷又热。阿拉达觉得被关在这封闭的空间里非常恐怖；尽管地下室的装饰很华丽，但还是很可怕。这里的柱子上和房梁上满是纸莎草叶和荷花图案。好像是银行请了一个二流的好莱坞电影制作人，在墙上画满了古埃及风格的图案，本想表现一种永恒的意味，可结果只是让这屋子变得更杂乱无章。

托布勒带着阿拉达来到一扇半开着的铁门前。门楣上方用黄金蚀刻着TRESOR—SAMMELRAUM（保险库）两个大字。阿拉达朝里面瞅了瞅，发现屋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还有画作。“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啊？”阿拉达小声问道。

“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乱世的影子吧。”托布勒带着阿拉达穿过那道门，沿着一个由柳条箱、旅行箱和搁着油画的木架等杂物临时搭成的走道往前走。“自从德奥合并后，这个地方就堆满了东西。”

“那不是毕加索的作品吗？”阿拉达兴奋地指着靠在他右边的置物架上的一幅画。“还有那个，那是康定斯基的作品！”还有很多画用纸和绳子仔细地包好，沿墙堆着。大多数都写着名字。阿拉达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名字都是犹太人名字。

他试图把架子上一个挡道的皮箱推到一边，可皮箱纹丝不动。他想把它提起来放到一边，可箱子太沉了根本提不动。只有一样东西会那么沉，阿拉达告诉自己，黄金。

“不行，住手！”保安大声喊道，“不许碰！”



“对不起，”阿拉达低声说，“我不知道……”

托布勒把手放在阿拉达肩上，说：“你的箱子在那边。”他带着阿拉达来到一个已不堪重负的架子前。

跟屋子里其他大多数箱子一样，阿拉达三个箱子的提手上都用深棕色的麻绳系着小小的封铅，上面标着编码以便确认箱子的归属。保安把这三个箱子放在一辆木制小推车上，推出那发霉的屋子。阿拉达和托布勒安静地跟着他，来到一个很大很亮堂的房间，房间门上标示着“TRESOR（保险柜）”。

这房间的墙上有上千个装饰着深色木制线脚的金属门。这些保险箱的尺寸大小不等，小的像鞋盒一样，大的有棺材那么大。托布勒走向房间尽头那排大保险箱，站在其中的一个前面。

保安交给托布勒一把小银钥匙。他把另一把一模一样的钥匙插进钥匙孔里，等着托布勒插他那把钥匙。他们同时转动钥匙，保险箱的门开了。里面像一个橱柜，隔板是浅棕色的木板。保安抽出自己的钥匙，离开之前说了几句听不大懂的瑞士德语。

“他说什么？”阿拉达问。

“他让咱们想走的时候再叫他。我们必须同时用这两把钥匙才能锁上保险箱。这样，不经过银行同意就没人能打开保险箱。”

托布勒弯腰去开推车上的第一个箱子。“你有钥匙吗？”他问。

阿拉达翻了两遍口袋才找到卡特琳在布达佩斯交给他的钥匙。

托布勒迅速打开这个已磨旧的皮箱，打碎了那块小小的匈牙利封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皮箱盖，说：“能跟大使馆搭上关系，你真是够幸运的。现在，只有外交官能带这些东西出入边境了。”托布勒取出几个包得很仔细的包裹，每个包裹上都有编号并用线系好。

“都是工厂那边的人想的办法。他们动用了老布劳尔先生的关系，通过大使馆把东西运了过来。我什么忙都没帮上。”阿拉达坐在冰冷的石制地板上，看着托布勒打开第一个包裹。

阿拉达意识到，其实，箱子里的东西早就交到别人的手里，而且所有的东西都安然无恙地被送达这里。